

最近日本外交情勢分析

朱少先

日本今後外交情勢，有三個主要動向：第一是謀求日美關係的繼續加強。第二是積極推進所謂「亞洲太平洋圈外交。」第三、斡旋越南和平。

一 日本外交的基本情勢

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國土爲盟軍所佔領，初期自無外交可言；及至金山和約簽定，日本表面上恢復獨立，但在軍事上及經濟上，處處仰賴美國，外交上亦受制於美國。一九四九年共匪政權在大陸成立，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及日本本身力量的逐漸壯大，日本在亞洲的地位，遂被重視。韓戰三年，日本受惠特多，經濟上尤有飛躍發展，成爲亞洲最大工業國。一九五六年獲准加入聯合國，翌年又當選非常任理事國，其國際地位，已大見提高。一九六一年前故首相池田勇人應邀訪美，與甘迺迪故總統晤談後，美國將安定亞洲及開發援助東南亞任務，交由日本負責，更使日本在亞洲有舉足輕重地位；一九六四年春獲准加入「國際經濟合作機構」(OECD)及進入「國際貨幣基金」(IMF)第八條國後，在國際經濟領域內，已躋入大國之林。日本戰敗後短短二十二年，不但已恢復了原有的國際地位，且已成爲自由陣營中重要的一員。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佐藤榮作繼池田出任日本首相後，在外交上更趨積極，執政三年以來，在外交上確有了相當成就；尤其是一九六五年六月與韓國正式簽訂復交條約，不但解除了日韓兩國五十年來宿怨，也填補了亞洲反共防線上的缺口。

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東京舉行了包括菲律賓、越南、泰國、寮國、馬來

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及柬埔寨等九國經濟部長會議，商討如何配合美國開發東南亞基金及共同從事東南亞各國經濟開發工作。同年十一月亞洲開發銀行在東京正式成立，繼之於十二月召開了東南亞九國農業部長會議，日本已展開了開發援助東南亞的各項工作。今年四月在菲律賓舉行的經濟部長會議，日本又提出了四項具體從事經濟合作的辦法：(一)日本今後對外援助額，將提高到國民總生產的一%。(二)利息降到三%以下，期間延長至二十五年。(三)現行辦法利息最低爲三·五%，期限爲二十年。(四)提高技術合作在援助總額中的比例(一九六五年各先進國家平均一八·二%，日本僅二·七%)。(四)輸出入銀行及海外經濟合作基金中心之援助機構，已重行檢討，以配合需要。

由於日本在近年來經濟上飛躍的發展，其經濟基礎已相當穩定，加以兩次東南亞經濟開發會議及農業會議的召開，已奠定了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經濟合作的基礎。

其與各國關係言，美國爲最主要盟國，兩者關係的密切，遠勝於其他國家，根據日美安保條約，除了定期舉行軍事性協議會，每年還舉行兩次包括外交、經濟、財政、工商、勞動等部長出席的日美經濟貿易會議；與大韓民國，亦舉行類似之經濟會議；此外與蘇俄、英國、法國、西德、澳洲等舉行定期部長級會議；去年六月及今年七月，日本外長親自出席在漢城及曼谷舉行的第一、二次「亞洲太平洋區部長會議」。今年七月一日，佐藤首相還率領日本代表團親自赴韓，參加朴正熙總統就職典禮；在漢城曾與美國副總統

韓福瑞、我副總統嚴家淦等舉行中、美、韓、日四國非正式高層會談，所討論問題，以共匪問題及越南問題為主。九月七日佐藤首相又親訪我中華民國，與我 總統兩次晤談，商討亞洲及兩國有關問題。

從以上日本在外交上的各項措置，顯示日本已改變了過去模稜、含混的外交作法，而以積極姿態，加強與各國關係，尤其對亞洲國家進一步合作，已成爲日本外交重心。

促成日本外交轉趨積極的原因，係基於下列各項情勢：

(一)日本已是亞洲大國，負有安定亞洲及繁榮亞洲的任務，故在外交政策上，必須採取堅定立場，始能發揮領導作用，過去印度、印尼、緬甸等國家，採取中立及親匪政策，均告失敗，日本自不能再蹈覆轍。

(二)日本過去採取兩面外交的結果，不但爲自由國家所唾棄，且使國內左翼勢力，日益增加，對保守政權，已構成直接威脅；一九七〇年又值日美安保條約第二次修改之期，日本社會黨、日共及左翼團體，均已作積極準備，欲藉此一時期，掀起「反美」、「反政府」高潮，俾一舉推翻保守政權。故政府若非採取堅定的反共政策，將無法克服難關。

(三)韓國自朴正熙總統執政四年餘來，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勵精圖治，政治相當安定，經濟有飛躍發展；在外交上已打破過去的孤立狀態，尤其是派兵越南，不但因此加強了韓美關係，其國際地位也大爲提高。日本如再不在外交上採取積極姿態，將喪失在亞洲領導權，而爲韓國所取代。

(四)日本以貿易立國，擴大海外市場，爲對外關係中重要一環，但過去若干年來，日本對外貿易或經濟援助及經濟合作，過於現實，謀利成分過大，亞洲各低度開發國家，對日本頗多煩言。故政府對經濟外交政策，必須重加檢討，以誠意爭取合作。

基於以上日本在外交上的基本情勢，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採取堅定而積極的政策。

二 日本最近的外交活動

日本基於客觀情勢的需要，本年入夏以來，展開了一連串的外交活動，三木外相的蘇俄及東歐三國之行與佐藤首相的訪問東南亞及太平洋區十二國

，更是外交活動的最重要部份。

首先看三木外相的訪問蘇俄及波蘭、捷克、匈牙利等三個東歐附庸國。三木訪俄的主要目的，表面上是聲稱去年七月蘇俄外長葛羅米柯的訪日及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日俄部長會議」；但實際上，試探解決「日俄領土問題」與「斡旋越南和平」爲其主要目標。

在七月廿日至廿五日莫斯科訪問中，三木外相除了與葛羅米柯外長及有關部長會晤外，廿二日還與柯錫金總理會談。其中三木與柯錫金會談，是三木外相訪俄的高潮，在會談中，三木會坦率提出了北方領土歸還問題與簽訂和約問題。柯錫金雖然未直接提及領土問題，但表示願早日簽訂和約，但因尚有若干問題存在，希望由兩國外交當局，檢討簽訂一項「和約草案」的可能性。柯錫金此項發言，日方認爲蘇俄已經讓步，對北方領土問題，可作進一步討論；從那時開始，日本外務省已作各項交涉準備。日俄第一次部長會議，雙方僅就航空問題、開發西伯利亞問題、漁業問題等，均作了原則性協議，雖使日俄關係邁進了一步，但領土問題及越南問題，卻未見任何報導。

至於三木外相東歐三國的訪問，完全係「親善」訪問性質，無特定的交涉事項；但以自由國家外相身份，正式訪問東歐共產國家，爲極不平常之事，頗爲各國所注目，綜合三木此次訪東歐三國成果，大致可獲得二點結論：

(一)三木再三強調日本「和平憲法」與「和平外交」的立場，爭取三國當局諒解；從各國對三木熱烈歡迎，證明已達成了預期目的。

(二)加強日本與三國經濟文化關係，亦已獲得進展。例如日本與波蘭、捷克間擴大貿易與技術合作及與匈牙利之長期信用分期付款辦法，均已獲得雙方同意。

其次是佐藤首相的亞洲太平洋區的十二國訪問，其中七月一日佐藤首相親自參加韓國朴正熙總統就職典禮，並在漢城與中、美、韓等政治領袖舉行非正式四國高層會議，商討有關國際局勢與亞洲問題；九月七日又單獨訪問我中華民國，與我 總統兩次會談。佐藤首相中韓之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亞洲局勢的發展，必有重大之影響力量。

佐藤首相除訪問中韓兩國外，自九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又訪問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寮國等五國；十月八日至二十一日，訪問印尼、澳洲、紐西蘭、菲律賓、越南等國；佐藤首相此次東南亞及太平洋區國家訪問

，前後達十二國之多，佐藤首相訪問各國目的在：

(一)解除東南亞各國對日本過去之疑慮，求得各國對日本了解，俾順利推進經濟合作計劃；

(二)試探各國對共匪及越南問題的態度，作為日本決策參考；

(三)增加日本在亞洲地位以及提高其個人國際聲望，作為佐藤十一月訪美之政治資本；

(四)商討經濟合作問題。

綜合此次佐藤訪問成果，亦已達成了預期的目的，一般而論，佐藤所到之處，均受到當地政府熱烈歡迎，在印尼、澳洲、紐西蘭、菲律賓、越南等國報紙、電視還特別刊載或播映日本戰後進步之特寫或專輯。過去對日感情較惡的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在佐藤訪問期間，亦未發生任何反日行動；由於日本近年來對東南亞經濟開發工作的成功，已普遍對日本懷有好感，二次大戰所遺留的怨仇，已逐漸沖淡，尤其經此次佐藤首相親訪各國後，已達成了各國對日本了解與同情的目的。特別是在經濟合作援助方面，對日本期望尤高。在佐藤首相訪問中，日本允准貸款一億美元給印尼，並決定以六千萬美元協助菲律賓完成日菲友好高速公路及鐵路橋樑建設計劃，與其他各國的經濟合作及技術援助計劃，亦均獲得原則性協議，今後將進入具體行動階段。日本與紐、澳間多年未獲解決的「租稅協定」與擴大貿易問題，因首相的訪問而順利達成協議。

至於「越南和平」問題，根據日本外務省所透露，佐藤首相訪問各國後所獲得結論，認為各國對越南和平，均抱有極大希望，尤其盼望日本能從事協調與斡旋工作；但由於北越態度的強硬，首相認為越南和平前途，仍極暗淡，佐藤且曾表示和平決非由單方面所能獲得，如未獲得北越停止滲透保證前，停炸北越亦非善策。一般認為佐藤首相對此一問題，似尚未在此次訪問中獲得進展。共匪問題，各國均同感受其威脅，但迄未獲任何共同對付共匪的具體協議，且姑息成分仍大。

就佐藤首相整個外交旅行而言，大體上是算相當成功的，不但加強了日本與亞洲各國間的親善關係，在今後亞洲各國團結合作上，也有其重大貢獻。

三 日本外交上幾個難題

日本自一九四五年八月無條件投降迄今短短二十二年中，不但已從廢墟中復興，且已成為亞洲大國，在國際舞台上，也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自共匪政權在中國大陸出現，且在共匪策動下，造成了三年韓戰，乃至現在的越戰，使世界問題的重心，移到亞洲之後，日本地位，更顯得重要。因此，日本在外交上一舉一動，均與亞洲局勢的發展，有密切關係。所幸日本政府，堅持反共政策，遵守聯合國憲章，始終與自由國家站在一邊，不但避免了匪俄的侵略，也奠定了亞洲和平的基礎。尤其是一九六四年冬佐藤榮作出任日本首相之後，其在外交上的貢獻，對亞洲和平，極具重大意義。尤其是一九六五年的日韓復交及此次佐藤首相的亞洲十二國訪問，其貢獻尤大。

佐藤執政三年以來，在外交上雖然有很大成就，但仍有若干外交難題，困擾着佐藤內閣；此等外交難題，大部份係從日本戰敗後所產生的領土問題。也是歷屆內閣求解決而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且一直到現在，仍舊毫無解決的跡象。佐藤首相為了對國民有所交代，為了自己能成為戰後日本歷史上的功臣，只要佐藤執政一天，必定抱有盡全力謀求解決的決心。

所謂「領土問題」，是指日俄兩國的日本北方領土爭執及琉球問題而言。由於佐藤首相執政後，解決了十數年來一向認為無法解決的「日韓復交」問題，鼓勵了佐藤收回「國後」、「捉擇」及「琉球」的勇氣；近兩三年來，佐藤內閣對上述兩項問題，已下了極大的工夫。

關於日俄間北方領土問題，是指介乎日俄兩國間的千島羣島中一部份南千島若干島嶼的歸屬問題而言，其內尤以南千島的國後、捉擇兩島及千島羣島最南端而彌接北海道的色丹與齒舞羣島為爭執焦點。

千島羣島之歸屬問題，無論從地理上、歷史上、人文上應為日本所有，毋庸置辯；但因該等島嶼，在軍事上、經濟上極具價值，早為俄帝所覬覦，因此乘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的英、美、蘇三國雅爾達密約中，以俄帝參戰為條件，將千島羣島中的國後、捉擇兩島，劃入蘇俄版圖（俄帝自稱），迄今未允歸還日本。

以千島羣島地理位置言，全部羣島分布長達一千餘公里，為蘇俄遠東通

往太平洋之咽喉，形成鄂霍次克海之門戶，爲蘇俄遠東領土之屏障。如果蘇俄在此等羣島上構作成空軍、飛彈及潛艇基地，可直接威脅亞洲各國。尤其是南千島之國後島，與日本北海道相距僅二十公里，一夜船程即可登陸日本本土；對日本威脅更大。易言之，日本如喪失此等島嶼，亦即失去了北部的國防屏障。因此，日本政府，一直欲收回該等島嶼。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日本尚未恢復獨立之前，日本政府已正式以備忘錄提交盟軍總部，要求收回上項島嶼。此後雖經交涉，亦未獲得結果。一九五四年日俄兩國以發表「共同宣言」方式恢復邦交，但領土問題，仍未能合理解決。佐藤執政以後，對此一問題，態度非常積極，一九六六年一月會派外相椎名悅三郎專程訪俄，當時佐藤曾致函柯錫金總理，強調解決領土問題，爲日俄簽訂和約的先決條件。但除了蘇俄承認日美安保條約的存在，並未妨礙日俄兩國親善關係及決定兩國定期舉行部長會議以加強兩國關係外，對領土問題，仍各執一詞，無法解決。綜合蘇俄對日本要求歸還南千島羣島的態度，始終堅持下列兩項：

(一) 千島羣島歸屬問題，已在雅爾達協定中解決，國後、捉擇兩島已劃入蘇俄版圖，日俄間已無領土問題存在。

(二) 色丹與齒舞兩島，已在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時，喪失其要求歸還之權利，但蘇俄在下列情形下，仍可考慮歸還日本：○日俄兩國正式簽訂和約之後；○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之後；○日本本土無任何外國軍事基地之後。

在今年七月二十二日三木外相與柯錫金總理在克里姆林宮會談時，柯氏曾表示願早日簽訂「日俄和約」，並希望由兩國外交當局，商討簽訂一項「和約草案」的可能性。因日本一向堅持解決領土問題是簽訂和約先決條件，今柯錫金表示願先商討「和約草案」，認爲蘇俄對領土問題，已有讓步之跡象，因此三木訪俄歸來之後，外務省即着手檢討簽訂「日俄和約草案」問題，最近並召日本駐俄中川大使返國，商討日俄兩國折衝方針。據中川大使表示，蘇俄外交當局始終認定日俄間領土問題已不存在之方針，迄未改變。目前蘇俄雖欲拉攏日本，但日本欲趁此收回「國後」、「捉擇」兩島問題，恐不易解決，仍將是拖局。

關於要求美國收回琉球羣島問題，亦是佐藤內閣努力目標之一，但也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外交難題。琉球羣島由琉球、吐噶啦、奄美及小笠原四羣島

所組成，大小島嶼不下數百個，根據舊金山對日和約，北緯二十九度以北之吐噶啦羣島仍歸日本所有，其餘由美國託管；惟美國迄未向聯合國辦理託管手續，仍以軍事佔領方式統治琉球羣島。

因美國對於琉球，係以軍事戰略觀點着眼，原無領土野心，故美國對該島統治方針，除對阻礙軍事性行動採取積極措施外，在其他行政上、司法上問題，大多遷就當地人民及日方之意見。例如琉球羣島之島內行政，由琉球政府自行處理，行政首長，過去由美國民政長官及高級專員任命，但現在已由政黨提名經立法院通過後，再由高級專員同意；立法院議員亦由全島人民公選；司法由司法裁判所負責；雖然美國政府對琉球立法、司法、行政仍握有複議、否決等權力，但美國駐琉球高級專員，極少使用該項權力，賦予琉球人民相當的自治權利。

由於美國對琉球的統治尺度過寬，給予琉球左翼份子及親日份子有可乘之機，因此要求美軍撤退，將琉球歸還日本運動，日盛一日。一九五三年八月，美國已故國務卿杜勒斯訪日時，爲取悅日本，允准日本政府要求，未經向聯合國或其他盟國商量，單獨決定將原屬琉球羣島的「奄美羣島」，歸還日本，並同意日本派官員指導琉球教育工作，一面在那霸設立「日本總理府南方事務局」，處理日琉間事務。一九五六年前首相岸信介訪問美國時，在兩國聯合公報中，美國又承認「日本在琉球有剩餘主權」。因美國將奄美羣島歸還日本及聲明日本在琉球有「剩餘主權」，更鼓勵了日本收回琉球全島的勇氣與欲望。因此每屆日本首相訪美，收回琉球，成爲兩國間重要政治問題。一九六一年已故池田首相訪美與甘迺迪總統會談時，除重申日本在琉球有剩餘主權外，還允准在公共假日在公共建築物上懸掛日本國旗。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九日，甘迺迪總統根據琉球特別調查團之建議，發表了一項對琉球的政策聲明。除了同意逐漸擴大琉球政府的自治權及增加對琉球的經濟援助外，更承認了琉球領土屬於日本，並允於世界安全獲得保障時交還日本。一九六四年日美兩國更在東京成立「日美協議委員會」，共同商討有關發展琉球問題。去年更決定了琉球人民赴國外時，可持有日本國護照；今年三月一日更同意了琉球船隻出海時，可懸掛日本國旗，僅在旗桿上另附一書有中、英文「琉球」及「OKINAWA」的三角旗。凡此種種措施，均顯示美國除保持琉球軍事基地到亞洲安全獲得保障時爲止外，未來將琉球歸還日本，

已成定局。

佐藤政府雖然明知目前要求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爲不可能之事，但一方面基於「收復失地」及表示對蘇俄要求歸還「國後」、「捉擇」兩島行動係平行進行，同時爲不讓社會黨、日共等左翼有所藉口起見，不能不擺出一種強硬姿態；今年九月三木武夫外相訪美與國務卿魯斯克及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的會談及在東京與美國駐日強森大使的接觸，均以琉球問題爲重心，也爲佐藤首相十一月訪問美國商談此一問題鋪路。綜合日本報章所透露消息，佐藤十一月訪美與詹森總統商談有關琉球問題之腹案，有下列三點：

(一)因顧及遠東安全及日本防務，琉球軍事基地仍繼續供美軍使用，但逐漸擴大琉球自治權，至一九七〇年將琉球行政權歸還日本；

(二)加強日美協議委員會機能，負責商討琉球行政權歸還日本的各項技術問題，或另設機構處理；

(三)先將小笠原羣島歸還日本。

以上三項除第一項美國似不可能以確定日期允准將琉球行政權交還日本外，第二、三兩項，均可能予以同意，尤其第三項，從日本政府已在本年四月至八月間完成了小笠原的實況調查工作觀之，足證其準備接收工作，已告完成。美國政府爲安撫日本及加強佐藤首相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並爲一九七〇年第二次修改日美安保條約作有利發展，美國將小笠原先歸還日本，其可能性極大。

除了上述兩個收回領土的外交難題外，斡旋越南和平，也是佐藤內閣的外交難題。

日本所以重視「越南問題」而且要插足「越南問題」的原因，第一係基於日本既爲亞洲大國，此如有關亞洲和平的重大問題，不容袖手旁觀；第二因美國已直接介入越南戰爭，戰爭範圍可能擴大爲美匪衝突，將弄到不可收拾，爲遏止戰爭擴大，日本有出面斡旋必要；第三，美國對日本對越南問題的消極態度，頗表不滿，日本爲加強對美關係，必須在對越南問題上，採取積極姿態；這次佐藤首相東南亞之行，特別將越南列入訪問範圍之內，原因亦即在此。過去日本政府對越南問題的態度，堅持以和平方式予以解決。佐藤就任首相之後，對此問題，尤爲積極；一九六五年七月，乘參加在華盛頓舉行日美部長級經濟貿易會議機會，派三木武夫（當時爲通商產業大臣）赴

法、俄兩國，與戴高樂總統及柯錫金總理商討解決越戰之可能途徑；外相椎名悅三郎則逕赴華盛頓，與魯斯克國務卿晤談，歸途經巴黎再訪戴高樂總統；日本兩位重要閣僚先後分訪法、俄、美三國領袖，時間上雖有不同，但商談問題，均以解決越南問題爲主，雖然未獲得具體結果，但日本該項行動，已引起世界各國所重視。一九六六年一月椎名前外相及今年七月三木外相的訪俄，均與斡旋越南問題有關；佐藤首相的東南亞之行，特別訪問越南，其欲積極從事斡旋越南和平之企圖極爲明顯。

去年佐藤首相在國會發表施政報告中，對斡旋越南和平，曾明白指出：「當去年本人與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及今年初與美國特使哈里曼晤談時，已獲得明確印象，即美國對越南問題，態度溫和，並有謀求和平解決之誠意。因此美國希望北越政權，對於經由會議商討達成真正和平的呼籲，能够接納。但很遺憾，迄今仍未能看出北越有良好的反應。不過日本仍有作最佳努力的決心。」雖然現在已時隔一年有餘，但越南問題的基本情勢，仍未有重大改變。佐藤內閣對斡旋越南和平工作，不但未見放鬆而反有更趨積極的傾向。

以上在日本外交上的三個課題，雖然對佐藤政府都是極大的困擾，但日本政府，決將盡全力謀求解決，不過這些難題仍將繼續成爲今後佐藤外交上的重大難題。

四 日本今後的外交動向

從日本最近數月來在外交上的積極行動觀察，顯示佐藤政府，將展開一連串的重大措施。可預見的日本外交動向，可從三方面加以推測。

第一是謀求日美關係的繼續加強。顯而易見，日本現在雖號稱亞洲大國，但實際上日本現有軍事力量，不足於應付一次侵略戰爭，如果沒有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存在，如果美軍撤離日本，日本隨時有遭來自匪俄侵略的危險。在經濟上，表面上繁榮、富有，是亞洲最大工業國；但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各重要產業的資金來源，在貿易上對美國依賴的程度，日本在經濟上與美國關係的密切，遠勝於任何國家。不論佐藤政府如何強調「獨立自主」，但在政治關係上，防衛體制上，經濟貿易上，日本與美國，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目前日美兩國間存在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一九七〇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條約

的延長、修改、或廢止的問題。在日本政府的立場，無疑將全力維持日美安保體制，但日本社會黨、日共及左翼勢力，已開始作各種準備，甚至欲與收回琉球運動相結合，發動大規模「反美」、「反政府」運動，破壞日美安保條約，乃至推翻保守政府。所以佐藤政府，必須及時準備，加倍努力，調整並加強日美關係，佐藤首相今年十一月訪美，其最主要任務，在爭取美國的全力支持，以渡過一九七〇年的難關。其次是對美輸出問題，因為美國國會正熱烈辯論「保護貿易政策」問題，如果該案獲得國會通過，日本將首蒙其害，除了日本政府已正式向美國提出強硬抗議外，並準備於萬一時採取報復處置。此事如何發展尚難逆料，但佐藤政府必須作最大努力，使日本在經濟上不致蒙受損失。如獲成功，也間接加強了日本政府在國內的領導權。再次是琉球問題的解決，雖然佐藤首相十一月訪美，並未抱有澈底解決琉球問題的希望，但至少必有所獲，如此既可避免國內野黨的壓力，也增強了政府的地位。以上三者能否獲得美國全力支持，將是決定日本一九七〇年政治危機能否渡過的關鍵。

佐藤內閣的第二個重大課題，是積極推進所謂「亞洲太平洋圈外交」，這是數年來佐藤政府努力的目標，到現在已逐漸進入具體行動階段。「亞洲太平洋圈」外交的基本構想，其主要內容，有下列三項：

(一)目前世界上各種重大問題，都集中在亞洲；如果亞洲沒有和平與繁榮，世界亦無和平與繁榮可言。

(二)亞洲太平洋國家應充分認識，有其共同命運，必須共同團結。

(三)亞洲國家本身不論如何努力，無法獨立達成亞洲和平與繁榮，必須結合美、加、紐、澳等先進國家，建立經濟合作體制，成為援助東南亞開發的國際組織，從事開發援助工作，創造亞洲和平與繁榮。

日本形成此種構想的背景，係由於共匪政權的存在，因此呼籲共同團結，並藉美、加、紐、澳各國的合作，從事東南亞開發援助工作，以達成亞洲和平與繁榮。雖然日本未明確指出必須消滅亞洲禍源——共匪，但已有此含義，已甚明顯。這次佐藤首相單獨訪問中、韓兩國及訪問東南亞八國與紐、澳，顯係為推行「亞洲太平洋圈」外交鋪路，經過佐藤首相親自考察各國實際情況及與各國領袖直接交換意見之後，試將作出具體計劃，按步推進。

第三、斡旋越南和平，仍將是日本今後在外交上努力目標。越南問題的

和平解決，是絕大多數人民的期望，過去日本的試探、英國威爾遜總運與柯錫金的會談、詹森總統與胡志明往返函件、宇譚聯合國祕書長的呼籲及最近詹森總統提議等各種和平活動，均因北越的拒絕而遭失敗。但經此次佐藤首相亞洲訪問之後，獲得一個共同印象，所訪問各國中，一致認為越南問題，無法用戰爭方式予以解決，必須透過會談，始能獲得和平；因此，一致希望日本積極介入，繼續努力。佐藤首相返國後，日本外務省已開始分析檢討，根據日本「東京新聞」透露，外務省已決定繼續接受此項任務，將透過在莫斯科及緬甸的北越代表部，從事接觸，以覓取和平解決越南問題可行途徑。該項任務雖然艱鉅，但無論成功與否，對日本是有利無害的外交交易，日本的樂於接受，原因亦即在此。

至於與蘇俄商討「日俄和約草案」及北方領土問題，對歐洲外交問題等，在今後日本外交上，亦佔有相當比重，殆無疑義。對匪關係，仍將採取政經分離原則交往，不致有重大改變。

——上接第13頁——

貴國際共黨對拉丁美洲的滲透與顛覆，但由於該組織過於政治化，對各國全無約束能力，因而在阻遏國際共黨顛覆方面，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所以以當前南美洲的共黨動亂情勢來說，亦就是由於它們缺乏這種集體的防衛力量，而使得國際共黨基於利用各國的特殊環境，而展開滲透與顛覆活動。至於美國，它由於「古巴赤化」的教訓，對於西半球任何一國的共黨動亂，當然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但是當它面對拉丁美洲國家這種複雜情況，對於每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共黨所採的顛覆活動，又只能採取個別的方法來解決，以致美國在拉丁美洲阻遏共黨侵略的政策，就很難應付實際的情況了。

最後我們認為，玻國政府在平復共黨動亂方面，固然須要美洲的集體力量來支援，但是其本身先在政治與社會方面謀求安定，仍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因此，在我們所看到玻國最近（九月廿日）又發生石油工人與學生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再次造成新的流血事件，玻國自本年三月廿三日游擊戰爆發以後，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均將有長時期的危機。（五十六年十月五日脫稿）